

DOI: 10.13288/j.11-2166/r.2021.02.001

学术探讨

“本草附方”现象及其意义

朱已昊, 谢鸣✉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摘要 “本草附方”是指古代本草典籍中常在所载药物后附以含其药味组成的方剂。在追溯“本草附方”发展源流的基础上,从方效-药效关系的角度,提出“本草附方”的意义在于促进中药配伍运用和“举方证效”。“举方证效”即通过已知成方的功效来佐证单味药的功效,易致对中药功效认识的泛化,这可能是导致目前中药学中的中药功效既有源自单味使用经验,也有源自配伍运用认识的主要原因。厘清中药单味或配伍条件下的不同功效有利于临床中合理运用中药,有必要开展单味中药功效与其配伍功效比较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 中药; 方剂; 本草附方; 中药功效

中药通常泛指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中药的所有形式,包括单方与复方、原药材与成药等^[1]。从方剂学角度言,方剂则是指由 2 味及以上的药味通过配伍而组成的针对特定病证的治方。中药则指单味中药,是方剂组成的基本单位。方剂是中药运用的主要形式。“方以药成”,方药关系尤为密切。在中医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方与药一直存在着分合互动的紧密联系^[2]。研究历代本草文献时可发现,古代一些本草典籍中常在所载药物后附以含其药味组成的方剂,即“本草附方”。“本草附方”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医学中方与药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而且对中药理论的形成发展及中药的临床运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本草附方”现象的发展源流进行追溯,从方药关系的角度探讨“本草附方”现象的内涵及意义,并指出由此引起的中药理论及运用方面的问题,希望有助于完善中医方药理论,为开展方药功效的现代研究提供参考。

1 “本草附方”现象及其历史追溯

“本草”一词,虽然学界对其有不同的理解,但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本草”是关于中国古代传统药物学或传统药物学著作的总称^[3]。“方”由多味药组成,因涉及配伍运用技术,故关于“方”

的学问古代称其为“方术”,而记载方剂效用的著述则称其为“方书”。根据现有史料,本草与方术早在汉时就可能被划分或独立,如《汉书·楼护传》记载“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十数万言,长者咸爱重之”。可见本草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与方术相提并论。而在早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本草专著中一般不涉及或很少涉及“方”的内容,如现存最早的本草著述《神农本草经》以及南北朝时期的本草著作《本草经集注》等。

“本草附方”现象即是指历代本草著述中常见的单味药叙述下面附载有药味配伍或相关成方的现象。隋唐时期,本草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出现的大型综合类本草以及方便临床应用的摘要类本草,包括药图、食疗、外来药物等专类本草,均有附方现象。如陈藏器《本草拾遗》青黛条“青黛并鸡子白、大黄,傅疮痛、蛇虺等”;甄权《药性论》麻黄条“牡蛎粉、栗粉并根等分末,生绢袋盛,盗汗出即扑,手摩之”;白蜡条“和松脂、杏仁、枣肉、茯苓等分合成,食后服五十丸,便不饥,功用甚多,又云主下痢脓血”。

宋代苏颂《本草图经·序》载“明皇御制,又有《天宝单方药图》,皆所以叙物真滥,使人易知;原诊处方,有所依据”“又古方书所载简而要者,昔人已述其明验,今世亦常用之,及今诸郡医工所陈经效之药,皆并载其方,用天宝之例也”。

基金项目: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教学名师基金(BZY-MS-201301)

✉ 通讯作者:xieming603@263.net

《天宝单方药图》失传甚早，北宋时仅存一卷^[4]，但该书将药物描述与方剂内容并载的编写体例则直接影响了其后的《本草图经》。如苏颂《本草图经》远志条“《古今录验》及范汪方治胸痹心痛逆气膈中饮不下，小草丸：小草、桂心、蜀椒（去汗）、干姜、细辛各三分，附子二分炮，六物合捣下筛，和以蜜丸，大如梧子。先食米汁，下三丸，日三，不知，稍增，以知为度。”黄连条下亦附多方，如香连丸等。之后的本草著作，如《嘉祐本草》从《药性论》《本草拾遗》《食疗本草》等书中摘引医方^[5]，《证类本草》则直接从方书中收录与药物相关的方剂作为专门内容附于药物之后，引方达 3000 余条，并系统地对方剂进行归类整理，影响了后世本草的体例^[6]。

明代李时珍推崇《证类本草》的附方体例，其所著《本草纲目》在诸药条下专设“附方”一项，所谓“次以附方，著用也。或欲去方，是有体无用也”，即“药体方用”的编排主张。但《本草纲目》中对于附方的分类处理并未沿用《证类本草》以方剂出处的思路，而是采用“方以病附”的原则，以病证作为各方的标题，体现了辨证（病）论治的思想。其中不少附方为后世临床常用，如芎藭下以川芎藭、天台乌药等分为末，葱茶调服，治妇人气盛头痛、产后头痛，被现代拓展用于诸痛证^[6-7]；黄精条下，以黄精配伍枸杞子补虚填精，则为现代 2 型糖尿病治方中的常用药味^[8-9]；人参条下以人参、土茯苓、山慈菇治筋骨风痛，被后世用于癌痛、癌症骨转移的治疗^[10-11]，以人参、冬瓜仁、天南星治小儿脾风，也常被拓展用于儿科惊风的治疗^[12-13]。同一时代倪朱谟所著《本草汇言》的附方体例则效仿《证类本草》，仍以出处分类附方，既收录大量前代方书如《肘后方》《普济方》《圣惠方》等方书中的实用方剂，还寻访当时的医家，收录了大量同期医家的验方，所附方剂药味、剂型、用法严谨全面，体现了倪朱谟“必见诸古本有据，时贤有验者”的附方原则。

清代本草著作中多不附方，少数本草如《得配本草》和《本草求真》则以药物的常用配伍代替附方以补充说明药物的临床配用情况。《得配本草》主要总结前人或自己的用药配伍经验，多为药对，偶见小方，如石膏条下载有“石膏、凝水石各四两，芒消一斤，共研末，用生甘草煎汁一升五合，入前药同煎，不住手搅令消溶，入青黛四两和匀，倾盆结成碧雪，研末，或含或吹，或水调

服，治狂热诸症”。《本草求真》在药物叙述中记载前人或自己的常用配伍经验，或引用前世流传已久的成方，从而使药物的功用具体化。如《本草求真》葛根条先后引张仲景桂枝汤加葛根麻黄，葛根黄芩黄连汤补充论述葛根的功用；白术条载：“同枳实则能治痞，同黄芩则能安胎，同泽泻则能利水，同干姜、桂心，则能消饮祛癖，……同牡蛎、石斛、麦麸，则可以治脾虚盗汗”。总之，清代的本草学发展主要集中在药性总结和药物分类的创新，附方现象渐少，本草的专一性更加突出。

2 本草中的药效与方效的互动演变

中药的功效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用中医药术语对中药预防、治疗、康复、保健作用进行概括描述^[14]。明清以前的本草著述在论述药物时，往往将功效与主治混列，如《神农本草经》所载玄参一项“主腹中寒热积聚，女子产乳余疾，补肾气，令人目明”。其中“主腹中寒热积聚，女子产乳余疾”为主治，“补肾气，令人目明”则为功效。唐宋时期本草著作如《新修本草》《本草图经》也皆如此。这一时期的本草，“功”与“用”混杂，对功效的认识模糊，且明显滞后于临床应用^[15]。明清以后，本草著作更着力于对药物功效的归纳，如明代龚廷贤《药性歌》中所录人参“大补元气”，熟地黄“滋肾补血、益髓填精”等，对药物功效的叙述逐渐走向成熟。

一般认为，当先有单味中药效用的认识，之后才有涉及其功效配伍的方剂出现^[16]。总体上看，随着更多新的单味药或原有中药新功效的发现，方书中的方剂数量成倍增长，如唐代官修本草《新修本草》载药 850 种，同时期孙思邈所著方书《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共载方 7500 余首；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本草《证类本草》共收药 1746 种，而当时的第一部由官方组织编纂的方书《太平圣惠方》收方就达 16834 首。由于早期本草著述中对药物功效记载模糊、本草编写相对于临床运用的滞后性等因素，方效与药效的相互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早前的本草中所记载的药物功效，被后世本草中所附方剂的功效所涵盖，即中药的功效通过方剂的运用得到佐证和强化。如半夏一味，《神农本草经》载其“主伤寒寒热，心下坚，下气，咽喉肿痛，头眩，胸胀，咳逆，肠鸣，止汗”，标明半夏的下气止汗功用。《名医别录》载其“消心腹胸膈痰热满结，咳嗽上气，心下急痛

坚痞，时气呕逆”，蕴含半夏的“化痰”“止呕”之功。《药性论》半夏条载“以生姜等分制而用之，能消痰涎，开胃健脾，止呕吐，去胸中痰满”。《图经本草》则引张仲景大半夏汤（半夏、人参、白蜜）、半夏加茯苓汤（半夏、生姜、茯苓）等，称半夏“胃冷呕哕方药之最要”，则是半夏化痰止呕的具体配伍运用。《本草纲目》半夏条中涉及化痰功效的附方涵盖病证全面，涉及风痰、湿痰、热痰、寒痰、气痰等多种痰病，如引叶大廉《叶氏录验方》“青壶丸：半夏一斤，天南星半两，各汤泡，晒干为末，姜汁和作饼，焙干，入神麴半两，白术末四两，枳实末二两，姜汁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姜汁下”，用治风痰湿痰；也有附方涉及止呕功效的，如引“钱乙小儿方：齐州半夏泡七次、陈粟米各一钱半，姜十片，水盏半，煎八分，温服”，用治小儿吐泻，脾胃虚寒者。从中可见，这些配伍简洁的附方形式不仅佐证了核心药味的效用，而且为后世新方的创制提供了药对或药群的来源。

另一方面，某些药物的功效在之前本草中并无相关记载，但在收录其新功效的本草中，往往是通过含有此药的附方来作为该药新效用的举证。如麻黄一味，明代以前的本草著作中均未载其有利水消肿之功，《本草纲目》引张元素曰“散赤目肿痛，水肿风肿，产后血滞”，麻黄利水之功由此开始被本草著述所载。但《本草纲目》附方涉及水肿有二处记载，分别为《金匱要略》甘草麻黄汤和麻黄附子汤，如“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甘草麻黄汤主之”“水肿脉沉，属少阴，其脉浮者为风，虚胀者为气，皆非水也，麻黄附子汤汗之”，即以前世古方来举证麻黄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但是，清代周岩认为麻黄为太阳伤寒泄表汗之要药，需配伍芍药才能利小便，如“寒则以汗解，饮则随便去，惟麻黄入太阳而上行，膀胱之气亦因之而不下行，小便不利而少腹满，固意中事。加芍药者，所以驯麻黄之性而使水饮下走也”（《本草思辨录》），提示中药的功效历经了各代医家的不断发现和补充，对其新效用的认定则常以前世古方的运用作为例证，或与配伍运用有关。

3 “本草附方”现象的学术内涵及意义

方以药成，方药关联，方药互动。对历史上本草与方书内容的考察发现，伴随单味药物的出现，继而有相关药物在方剂中的运用，方剂的数量成倍

增长；随着方剂数量的不断增加，对方中某些药物功效的再认识也不断出现^[7]。我们对“本草附方”现象的考察也发现，一方面，中药及其效用的发现是方剂产生的基础，而方剂的运用也使其效用得以再验证和完善；另一方面，中药的效用可能隐含在相应的方剂运用中，方剂因配伍运用产生新功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对中药功效的再认识或对其新功效的发现。

方剂是中药运用的主要形式。“本草附方”是在叙述药味性能的基础上，试图通过介绍药味的相关配伍，特别是引证有关古方对该药的运用经验，不仅有助于对该药相关功效有更好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药物的具体运用，其中附方中许多涉及 2 或 3 味药配伍的药对或药群则成为后世新方创制的基础。“本草附方”沟通了方与药之间的联系，反映出中医学中“药体方用”的内在逻辑。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本草著述的编排或叙述功能上来看，不少情况下“本草附方”中确实有试图通过已知功效的方剂来举证药味功效的意图，即“举方证药”是“本草附方”的另一个重要功能。然而，方虽由药组成，但方并不等于药，方剂的功效不仅不等于所组成药味功效的加和，更不等于方中的某一单味药的效用^[8]。“本草附方”中“以方证药”的模式则可能导致将含有该药的成方或与之配伍的药对的效用归属于该药的效用，以致在方法论上误导出“以方效来反推药效”的认知思路，即忽略了中药的某些效用可能是源自于特定配伍条件下运用的经验。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曾就医籍中某些中药效用的可靠性提出过质疑：“若后世所增之方则尤不足凭者，至其诠释，大半皆视古方用此药医某病，其药不止一品，而误以此药专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己意测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实非此药之功，而强著其效者；种种难信”，其中就涉及“以方著效”的情况。

4 对“本草附方”现象的思考

通过对“本草附方”现象的历史追溯，发现“本草附方”现象多见于唐、宋、明三代，此时中药的效用体系尚未形成，方药关系密切而不可分离。从“以方证药”的角度看，“本草附方”中的方大多选配简洁有效，既为该药的配伍提供了直接经验，也促进了对前世本草效用具体运用的再验证。“本草附方”在对药物应用范围进行某种界定的同时，也为药物的运用拓展提供了空间。譬如

《本草纲目》中麻黄附方项中就涉及对麻黄-桂枝、麻黄-杏仁、麻黄-附子、麻黄-桂心、麻黄-半夏、麻黄-甘草等多种配伍方式的列举,其中麻黄-甘草药对利尿的作用已被现代研究证实^[19]。

中药功效是历代医家基于长期临床实践归纳总结的结果。由于中医方与药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对中药功效进行总结的过程中难免会涉及由方效归纳药效的回顾性总结,这就导致现有中药学教材中关于中药功效的叙述并不完全妥当的情况^[20],这与“本草附方”在方法学上的影响不无关系。在目前的中药学教材中,诸如麻黄利水、黄芩安胎、细辛化饮,似乎还没有直接有关其单味药运用的经验证据,其效用多是基于越婢汤、当归白术散、苓甘五味姜辛汤等相关方剂运用的认知。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中药功效进行重新认识,明确哪些功效是单味药运用条件下具有的,或需要经过配伍后才有的。厘清单味效用与配伍效用对于中药的临床选用非常重要,忽视后者运用的配伍条件,在临床中往往难以取得效果。

从专业角度上来说,中药的功效理论是现代中药学区别于传统本草学和西药药理学的重要特征。由于功效的纽带作用,才使中药药性理论和临床应用统一起来,使证、法、方、药成为紧密相关的整体。中药药效的总结既涉及古代本草文献的整理,也关系到中药临床与实验研究。因此,在加强中药药性与病证关联研究的同时,应重视开展单味中药效用与配伍效用(可从药味精简的“本草附方”中摘取)的比较研究,关注药味及其配伍效用与所作用的对象(病证)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其临床辨证论治中精准选用提供实证依据。

5 小结

通过对“本草附方”现象的追溯以及本草中药效-方效互动关系的探查发现,“本草附方”为单味中药的功效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举证意义,其所附方剂多具有药味简洁、疗效可验的特点,为后世方剂的创制提供了大量的配伍经验。但“本草附方”中“以方证药”的模式也为药物功效的认识及提炼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即导致将配伍运用条件下的方剂功效赋予单味药的功效,以致中药功效有源自单味药使用和源自其配伍运用的不同经验条件,而基于后者的功效认识影响了其临床运用的有效性和精准性。因此,开展单味中药效用与配伍效用之间的比较研究是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 [1] 高学敏. 中药学 [M].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7: 5-7.
- [2] 朱建平. 古文献中的方药互动关系 [C] // 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 全国第十一届中医医史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南宁: 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 2008: 4.
- [3] 郝近大. 本草学概论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2.
- [4] 尚志钧, 林乾良, 郑金生. 历代中药文献精华 [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9: 388.
- [5] 范春燕. 《证类本草》征引医方考 [D]. 成都: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10.
- [6] 王顺成. 痛证的病因病机与止痛中草药的临床应用 [J]. 中医研究, 2006, 19(1): 63-64.
- [7] 刘庆林. 川芎药对的临床应用解析 [J]. 中医药学刊, 2004, 22(9): 1730-1731.
- [8] 刘鑫, 曲超, 王姝婷, 等. 基于数据挖掘的中药治疗 2 型糖尿病用药规律分析 [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20, 38(5): 74-78.
- [9] 向茗.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 2 型糖尿病中医证治规律研究 [D]. 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 2015.
- [10] 廖鲜芳. 抗肿瘤的中药组合物: 中国, CN105878936A [P]. 2016-08-24.
- [11] 何洪儒. 一种治疗中晚期恶性肿瘤的中药丸剂: 中国, CN103893636A [P]. 2014-07-02.
- [12] 管鹏飞, 高泽洪, 刘海燕, 等. 小儿惊风与惊证名实之辨及其辨证论治 [J]. 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9, 31(5): 1-4.
- [13] 孙世发. 中华医方: 儿科篇 [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 646.
- [14] 周祯祥, 唐德才. 临床中药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18.
- [15] 张廷模, 彭成. 中华临床中药学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24.
- [16] 林乾良. 中药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183.
- [17] 谢鸣, 周然. 方剂学 [M]. 2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24.
- [18] 阎玥, 谢鸣. 方药离合论的内涵及其意义 [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9, 32(6): 376-379.
- [19] 赵杰. 麻黄类药对组成规律的基础研究-麻黄-甘草药对 [J].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 2012.
- [20] 张廷模. 中医药学表述中的相对性研究 [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7, 19(6): 885-891.

(下转第 100 页)

有优势。掌握其应用规律,临证中才能根据患者体质不同、病证各异,随证选用中药汤液外用法作为增强内服疗法和针灸疗法的补充治疗,或单独使用。

参考文献

- [1] 赵佶. 圣济总录 [M]. 王振国, 杨金萍, 主校.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8.
- [2]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五十二病方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9: 40-41.
- [3] 吴师机. 理瀹骈文: 外治医说注释本 [M]. 赵辉贤, 注释.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4: 4.
- [4] 李时珍. 本草纲目 [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 [5] 谢观. 中华医学大辞典下 [M].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1101.
- [6]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 [M]. 魏启亮, 郭瑞华, 点校.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9: 249.
- [7] 王焘. 外台秘要方 [M]. 高文铸, 校注.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3: 399.
- [8] 祁坤. 外科大成 [M]. 北京: 科技卫生出版社, 1958: 71.
- [9] 寇宗奭. 本草衍义 [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2: 28.
- [10] 齐德之. 外科精义 [M]. 裘钦豪, 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0.
- [11] 赵佶. 圣济经 [M]. 吴棣, 注. 刘淑清, 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0: 182.

Analysis of Externally Applied Chinese Herbal Decoctions Collected in *Comprehensive Recording of Divine Assistance* (《圣济总录》)

Ji Qiang, YANG Jinping

Institute for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Chinese Medicin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ABSTRACT There are 355 externally used Chinese herbal decoctions collected in *Comprehensive Recording of Divine Assistance* (《圣济总录》), which include both the empirical formulas mainly of a single herb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ed formulas of multiple herbs in relation to pattern differentiation. To facilitate the clinical practice, different medicinal processing methods should be adop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eatment time, the treatment objective, and the target diseases and patterns.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of the disease, rinse method is suggested for treating superficial skin acute itching or pain, such as the athlete's foot, while soaking method is suggested for deep-seated diseases, deficiency syndromes or chronic diseases, which is suitable for spleen-stomach weakness, the elderly, and the childre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staining method is used to treat erysipelas, while drip irrigation method is applied for orifices-related diseases. External use of Chinese herbal decoctions can strengthen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and is more appropriate to be used alone when the location of disease is specific or when the disease is acute and severe.

Keywords *Comprehensive Recording of Divine Assistance* (《圣济总录》); external treatment; rinse; soaking; staining; drip irrigation

(收稿日期: 2020-07-27; 修回日期: 2020-09-22)

编辑: 贾维娜

(上接第 96 页)

Exploring the Phenomenon of "Attaching Formulas to Materia Medica" and Its Significance

ZHU Sitai, XIE Ming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Attaching formulas to material medica"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in the material medical classics are usually followed by the formulas which contain this certain herb. By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ula effect and the herbal effect, the value of "attaching formulas to material medica" is mainly to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inal herbs as well as to "demonstrate the herbal effect through established formulas". As the effects of established formulas are referred to, the effect of a herb contains not only the experience accumulation of single herb use, but also the effect of this herb when combined with other herbs in a certain formula, leading to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herbal function. Therefore, it is critical to clarify the different effect of a herb when used alone or combined with other drugs in a formula; and further comparative researches are needed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use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formula; attaching formulas to material medica; Chinese herbal effect

(收稿日期: 2020-08-05; 修回日期: 2020-09-25)

编辑: 贾维娜